

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学建构

张明强

摘要: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促进骈文学繁荣,拓展骈文辨体,深化雅俗之辨,推动骈文通俗和典雅审美批评。明清之际骈文选本对骈文文类重新选择:表、启、书等曾在南宋流行的文类再度复兴;宋代的青词、乐语等,明代中叶的帐词,在明清之际处于边缘状态;新增寿序、哀辞等成为骈文大宗。骈文选本体现骈文文类互渗和分工:寿序扩展并取代部分帐词的功能,强势文类启渗透到尺牍、帐词等边缘文类,书、尺牍与启各有分工。骈文选家和骈文家普遍认为骈文包括骈赋,杂著范围比南宋更广。明清之际当代骈文选本体现骈文的实用思想和通俗审美,是通俗文学思潮一部分,而前代骈文选本表现骈文复古思想与典雅骈文批评。明清之际是以通俗骈文审美思想为主,逐渐转向典雅骈文审美思想的时期,这也为清代中后期典雅骈文学导夫先路。

关键词:明清之际;骈文选本;骈文辨体;骈文学;通俗文学

作者简介:张明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 贵阳 550025)

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明清之际的骈文选本蕴含丰富的骈文批评思想。深入考察这些选本,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期骈文文类的互动和演化,辨析骈文文类的范围和相互关系,呈现明清之际通俗骈文思想和典雅骈文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价值。明清之际骈文学在中国骈文学史上处于转折期,为清代中后期骈文学的繁荣开拓先路。有关明清之际骈文选本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①,但在系统上、整体上的研究较为薄弱,仍有重要问题需要探讨。兹将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作为整体进行观照,探讨骈文辨体批评和骈文思想的演变。

从魏晋到宋代,骈文的文类大备,元明两代骈文创作仅限于表、启等,然到明代后期,特别是万历之后,社会上逐渐流通俗骈文^②,骈文文类不断拓展,骈文应用日益广泛,明末清初的骈文文类的数量和功用堪与南宋相比。王应麟《辞学指南》引南宋倪正父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1]则辨析明清之际骈文文体尤为重要,由此可以理清骈文的应用范围、骈文与其他文类的关系。这里主要论述骈文选本与明清之际骈文文类的重新选择,以及不同文类间的互渗和演变。

一、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文类的重新选择

南宋至明清之际的通俗骈文发展脉络,从选本角度表现为骈散合选到骈文总集。明清之际骈文应用广泛,是南宋骈文风格的复兴。从骈文选本的角度考察明清之际骈文文类分合演化,可以理清明末清初对骈文文类的重新选择,透视这种选择背后的骈文学价值。

首先,明末清初表、启、书等曾经在南宋非常流行的骈文文类重新开始盛行,以仕宦和日用为主的通俗骈文受到推重。从南宋到清初,骈文经历了由南宋时期的兴盛,到元明时期的衰微,进而到明清之际的复兴,与词的变化情况类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骈文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51)

从南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到明初朱橚编选《文章类选》，明代前期的《文章辨体》和明代后期的《文体明辨》，以及明末清初的《四六法海》《听嚶堂四六新书》《叩钵斋应酬全书》等，由南宋和明代前中期的骈散合选，到明末清初的骈文选集，且选本众多，出版时间集中，表明骈文在明清之际受到社会各阶层欢迎，在仕宦和日常交际中被广泛应用。从选文分类和数量上看出，南宋流行的表、启、书等骈文文类在明末重新受到重视，《四六法海》所选文类即以表、启、书为主，《听嚶堂四六新书》将表、启、书作为专卷，占比甚大。

其次，一些宋代流行的骈文文类，在明清之际鲜有写作，骈文选本无选录，处于边缘状态。如宋代流行的青词，在元明不受重视，惟明世宗时，因嘉靖帝喜爱而流行，随着嘉靖帝去世而衰微，明末清初选本皆未被选入。又如乐语，在明末简化为致语，使用较少，处于边缘状态。

在宋代，青词是比较重要的骈文文类，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一至六十四收录青词四卷。其后青词不为人所重视，直到明世宗时，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喜爱骈偶，重视青词，大臣逢迎写作了大量青词和骈偶奏章，如严嵩、徐阶之青词，徐渭代写之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条云：“世庙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而最工巧最称上意者，无如袁文荣炜、董尚书份。”^{[2]59}卷十“四六”条云：“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其中岂少抽秘骋妍、可垂后世者？惜乎鼎成以后，概讳不言。”^{[2]270}嘉靖帝去世后，青词写作遂衰，然嘉靖时所开的骈俪之风逐渐扩散，在万历年间，文坛上出现“六朝转向”，形成追逐骈俪的思想，明末大量骈文选本便是对这种骈偶思想的呼应。然查检明清之际骈文选本未见有选录青词者，目前所见这一时期别集所收，惟王铎《拟山园选集》卷五十九有青词一首^[3]，黎元宽《进贤堂稿》卷二十有青词一卷，共二十七首^[4]。可见，明清之际青词已经不是流行骈文文类，作者寥寥。

乐语有固定的格式，这是宋代形成的宴会佐欢的娱乐文学，主要在节庆时使用。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八至八十登录乐语，占三卷，知其在南宋比较受重视。清乾隆年间编《宋四六选》是宋代骈文的选集，该书“上梁文、乐语，作者每工。右所辑六体，凡七百六十六首”^[5]，共选录六种骈文文类，其中一体即是乐语。宋亡后，这种节庆宴会的活动没有延续下来，伴随而起的乐语写作也就衰微了。

明代翰林院庶吉士实习期间的馆课包括写作致语，致语即把宋代乐语的开头部分“致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文类。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二选录致语类五首^[6]，沈一贯《喙鸣文集》卷十三载致语一首，即《庆成宴致语》，题下注“馆课”^[7]。乐语到了明代简省为致语，仅仅是翰林院庶吉士馆课的一种文类，远没有宋代实用，被边缘化。

最后，从选本选录文类看，明清之际新增了一些骈文文类，并发展为骈文大宗。如寿序是在明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类，骈体寿序却在明末清初十分流行。哀辞虽始于唐代，但至明末清初始骈体创作才被大量使用。

寿序约于明嘉靖年间开始流行，《郎潜纪闻初笔》卷七“亭林先生寿序”条云：“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8]然万历中叶以前多为散体，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二至卷十四皆寿序，率为散体^[9]。到了万历后期，骈体寿序逐渐增多，马朴（1557—1633）《四六雕虫》卷四《双寿叙》^[10]，作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比较早的骈体寿序。清初骈文选本《听嚶堂四六新书》卷四选录寿序十四首^{[11]525-526}，包括徐渭、钱谦益、李维楨、陆圻等明末清初作家。而《叩钵斋应酬全书》卷十三“精选祭寿名文”，选录寿序共三十首^[12]，包括陆圻、陆繁昭、吴绮、汪光被、王嗣槐、章藻功等清初名家作品。其后李之澎、汪建封辑《叩钵斋四六春华》卷一仍选录陆圻、陆繁昭、陆垚、汪光被、吴绮等人寿序^[13]，数量较多。《四六初征》刻于清康熙十年（1671），卷五“生辰部”多数为寿序，有三十一首，包括陆圻、陆繁昭、王嗣槐、钱谦益、张国泰、顾豹文等人作品^{[14]161-207}。可见清初骈体寿序已经成为流行的骈文文类，被大量选入骈文选本。

骈体寿序的流行不仅表现在通俗骈文选本的采录上，作为选本来源的别集中亦大量收录。陈维崧《陈迦陵俪体文集》、吴绮《林蕙堂全集》、吴安祥《流铅集》、陆繁昭《善卷堂四六》、章藻功《竹深处集》《思绮堂文集》、王晦《御赐齐年堂文集》等骈文名家文集皆载骈体寿序，其他如顾景星《白茅堂集》（清康熙间刻本）卷四十四《四六体一》、魏元枢《与我周旋集四六》（清乾隆五十八年清祜堂刻本）一卷、蔡衍铤《操斋集·骈部》

(清康熙刻本)二十三卷、陈兆仑《紫竹山房文集》(清乾隆刻本)卷二十骈体等皆载骈体寿序。清初骈文家大量撰写寿序,他们的作品被选入各种选本,提高了寿序的质量,扩大了寿序的影响,从明末兴起的骈体寿序在清初更加成熟。

哀辞(一作哀词)在明末之前多为散体,明初《文章类选》卷三十三、吴讷《文章辨体》卷五十和徐师曾《文体明辨》卷六十所选哀辞皆散文。明末以来用骈文写作哀辞才增多,《听嚶堂翰苑英华》卷三选录许纳陛《同邑吴子哀词》等三首^[15],《四六初征》卷十四“伤逝部”选录宋琬《张扣之哀词》^{[14]360},李之滂、汪建封辑《叩钵斋四六春华》(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卷一、《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卷三^[16]等皆选入哀辞。康熙年间的骈文选本将哀辞作为一类选入,表明哀辞已经发展为使用广泛的骈文文类。而清初陈维崧《陈迦陵俚体文集》卷十、吴农祥《流铅集》卷十五、陆繁昭《善卷堂四六》卷八等骈文集皆载哀辞。

二、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文类的互渗与界分

从骈文选本视角可见明清之际骈文文类的互渗和分工,一些强势文类如启、寿序扩展到帐词、尺牍等领域,而书、启、尺牍亦有大体分工,骈文与骈赋关系也可藉此呈现,兹分述之。

第一,明代兴盛的帐词,有其固定的体制,有的只有诗或词,有的序后系诗或词,后来把只有序而无诗词的“帐词序”亦称帐词。帐词主要用于生辰、诞子、升迁等庆祝场合。帐词(这里专指帐词序)有时与贺序、寿序互换题名,在明中叶流行,明清之际则骈体寿序流行而帐词逐渐被边缘化,一些原题帐词的文章,更名为寿序,寿序渗透并取代原帐词的功能。

帐词^③或起源于元代^④,盛行于明代。其体制多样,有的只有诗歌;有的惟有一首词;有的只有序或引,无诗词(实则是帐词序);更多的是诗或词前载引或序,帐词的引或序率用骈体,故准确点讲,惟带有引或序的帐词方可归入骈文文类。

上文解释了帐词的形制,现在辨析帐词(专指有序(引)有词(诗)或者仅有序(引)的帐词)与启、贺序、寿序的关系。明代帐词与序的功用有所重叠,有时帐词序与寿序、贺序可以互换。如明代侯一元《二谷山人集》卷十载《贺叶郡侯叶公膺召叙》和《贺郡伯龚公述职叙》^[17],这两文在明末张应泰辑《古今四六今集》卷六中分别题《贺叶郡侯膺召帐词》和《贺龚郡伯述职帐词》^[18],两文在文集中有序有词,而选本中删去了序后的词。在当时,贺序和帐词只是体制稍别,功能基本一样,同一文在不同地方名称可互换。又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永丰詹京兆七十寿帐词》^[19],《听嚶堂四六新书》卷四收入该文,题《贺詹京兆七十寿序》,且删去末尾《瑞龙吟》词^{[11]675}。则帐词序与寿序内容完全相同,名称可以换用。张应泰于万历年间选录贺序,更名为帐词,间接表明帐词在万历时期仍比较流行,而骈体寿序在明代后期才逐渐兴盛,明末清初虽然仍有帐词写作,但帐词的功能逐步为寿序所取代。《听嚶堂四六新书》选录钱谦益帐词,删除末尾词部分,更名为寿序,正反映了寿序的流行和帐词的衰微。

第二,南宋启文流行,频繁用于仕宦和日常生活,到明清之际,启再度被广泛使用,启作为强势文类,渗透并扩展到尺牍和帐词等文类。

《古今翰苑琼琚》卷首《古今翰苑琼琚凡例》云:“诸名公尺牍……手录入集,盖博观而约取云尔。”^[20]则该书所收当为尺牍,然前十卷为尺牍,都是散文,后二卷是四六启,皆骈文。孙鏞等人将启选入尺牍选本中,后二卷选录的启,除卷十一李刘《贺黄安抚除大理少卿》一首为宋人作品,其余皆明人之作。题目中署“启”字者甚少,这些骈体书信被一概归入启类。明末张铨《张忠烈公存集》卷十一至卷十八共八卷,每卷卷首目录前题“骈牍”,其后正文则题“启”,包括迎送、赠答、酬谢、寿、婚等^[21]。从文类的角度看,体现了明末启类盛行,将本来属于骈体尺牍的文类也归入启类。

启和帐词的功能比较相近,《唐寅集》卷六有《送廖通府帐词启(代)》^[22],清初黄始评选《听嚶堂四六新书》,卷四选录唐寅此文,题《贺廖通府帐词序》^{[11]673},删去文末的《鹧鸪天》词。《唐寅集》的“帐词启”和《听嚶堂四六新书》的“帐词序”都反映了帐词、启、序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帐词启”这种不伦不类的题目,正说明明清之际骈文文类极大丰富,这三种文类相互渗透,互有消长。

第三,从骈文选本的编排情况可知,明清之际书、尺牍与启有大体的分工。启基本都是骈文,往往用于

官方的祝贺、迎候、答谢等场合,较为正式,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属于强势文类,渗透和扩展到骈体书类;书和尺牍有骈体和散体之别,两者相较,书更显正式,内容丰富,尺牍则形制短小,内容更私人化。选集中书(尺牍)和启并列者,书(尺牍)一般为散文,启为骈文,表现出明确的骈散分工。骈体尺牍被视作启,两者只是名称不同,内容则一。

关于书和启的关系,明末骈文选本《四六狐白》卷首王兆云《书启狐白序》说:“书则奇之属,而启则以耦用者也。”^[23]明确书启之别。沈维材(1697—?)《四六枝谈》云:“书与启不同。书以序事言情,贵于条畅,属对之工则在运笔之妙也。”^[24]以清康熙年间李渔辑《四六初征》二十卷为例,此书第一部津要部除杂文中有四篇其他文类外其余皆启文,卷三笺素部选录书类,所选作品包括一篇启,即徐汾的《与汪幼安启》。属于津要部的启类作品更具有公文性质,程式化和官方性更显著,而归入笺素部的书类多友朋或官员之间的私人化信函。在启文流行的时代,启文突破边界渗透到其他文类,卷三笺素部收录的启文和可以归入启文的书信说明启类在向书类领域渗透和扩展。

书和启的分工亦体现在别集中,明末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三启,皆骈体,卷二十四书,皆散体^[25]。在明末清初,书与启并列编排时,书一般指散体的书信,而启则是骈体写成,有骈散的分工,而单独列出书类的时候,则可以包括骈体和散体。很多时候启的功能与骈体的书类似,可以互通。

尺牍与启也有明确的分工,其关系颇有意思。明末许以忠辑《精选分注当代名公启牍琅函》六卷,此书卷一至卷四为启类,都是骈文,卷五和卷六则是牍类,皆散文^[26]。启和尺牍分别代表了骈文和散文,这是对启和尺牍分工的有意识遴选的结果。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九、卷十尺牍,皆散文,卷十一四六启,一百一十四首,皆骈文,将尺牍归入散文,而启则全为骈文^[27]。可知,尺牍与启并列,往往尺牍为散体,启为骈体,有时,骈体尺牍与启只是名称不同,内容一样。

关于书和尺牍关系,宋代已经有所分工,总体上说,皆可归入书,但细分之下又有区别,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并列有四六劄子、尺牍、长书等。清初李麟《虬峰文集》卷首《自述》云:“书、尺牍虽同一卷,然微有别,故先书而尺牍次之,其有书次于尺牍者,作在后也。”^[28]书与尺牍两者比较,书一般文字较多,内容较正式且丰富,尺牍则比较短小,较私人化。

第四,在骈文文体归类上,骈文与骈赋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看法。从骈文选本视角考察明清之际骈赋与骈文关系,有独特的意义。

明清之际一直存在两种观点:其一,将骈赋视为骈文,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骈文家和骈文选家。骈文选本方面,从明末《文俪》到清初《听嚶堂四六新书》,别集如《四六雕虫》《陈迦陵俪体文集》《流铅集》《思绮堂文集》等,都将骈赋视为骈文;其二,将骈赋与诗并列,与骈文处于互不隶属关系,这一派则主要受《文选》体例影响,代表人物大多不是骈文名家。骈文的本质特征和判断标准是对偶,骈赋通篇以对偶为主,为骈文之一种。

明清之际骈文选家和骈文家多认为骈赋属于骈文文类的一种,两者是隶属关系。如明末陈翼飞辑《文俪》十四卷,收录赋、诏、册、判、表、启等24种文类^[29]。《文俪》把赋作为骈俪文之一类,表现为骈赋属于骈文的文体观。清康熙年间刊行的《听嚶堂四六新书》共八卷,赋占一卷,编者黄始将骈赋作为骈文来收录。从别集的编纂体例来看,明末骈文家马朴《四六雕虫》及清初陈维崧《陈迦陵俪体文集》、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吴绮《林蕙堂全集》、吴农祥《流铅集》、王晦《御赐齐年堂文集》、章藻功《竹深处集》《思绮堂文集》等皆于骈文集中收录骈赋,同样把骈赋作为骈文来看待。

另一种观点认为骈文和骈赋互不隶属,主要继承《文选》的分类方法。东汉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30]刘勰《文心雕龙》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爱锡名号,与诗画境。”^[31]班固和刘勰都从渊源上提出赋由诗歌演变而来,赋后来发扬壮大,与诗并列为一种文体。赋在六朝发生新变,形成骈赋,则骈赋、诗、骈文的关系成为文体辨析焦点之一。萧统编《文选》首赋,次诗,次骚、七、诏、册等,将赋与诗并列,这种编排体例对后来影响甚大,如明末杜骥征等辑《几社壬申合稿》二十卷,仿《文选》而作,文体编排顺序为赋、骚、诗、文。《宋四六选》选录诏、制、表、启、上梁文、乐语等六类,以为“赋乃有韵之文”^[5],不选入,将赋(骈赋)与诗并列。

清初李麟《虬峰文集》卷首《自述》云:“先赋,次诗,次杂文,亦仿《文选》也。”^[28]李氏将自己文集的编排

依照《文选》体例,以为骈赋与骈文不相类属。《文选》在文体编排方法上的影响不仅在于总集,其影响于别集亦深远,如明末费元禄《甲秀园集》、李日华《李太仆恬致堂集》及清初黎景义《二丸居集选》都将赋、诗并列。这种编排方法反映出一种观念,即赋是与文不同,与诗更为接近的文体,骈赋同样是与诗相近,而与骈文不相类属。

附带而及特殊文类“杂著(专指骈文类)”,明清之际骈文类杂著涉及文类比南宋更广泛,从侧面说明骈文流行之下,各种文体无不受其影响,甚至官方告示、呈文也有用骈体者。到乾隆年间,文集中收录通俗骈文减少,沈维材长期作幕宾,然其文集收录的启只有一首,列入杂著,通俗骈文在乾隆年间已经不受重视,大多作为应世公文,作而旋弃。

杂著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复杂,不能归入一般文类的杂文或者篇数较少的文章都可编入杂著。徐师曾《文体明辩》卷四十六“杂著”条云:“按,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32]对于骈文文类的杂著,南宋《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一录杂文类,包括拟书、吊文、榜、文、檄、诫、字说等^[33],其中拟书、榜、檄有骈文。明天启年间王志坚编《四六法海》卷十二有杂著,选索靖《草书状》和萧大圜《言志》^[34]³³。明末《四六类编》卷十六杂著,载录表、诰命、拟教、呈、序、檄、约、疏、引等^[35],清初黄始辑《听嚶堂四六新书》卷七杂文集,收录告文、弹文、乞文、上梁文、记、文、碑记、墓志铭序、拟序、檄、约言等^⑤。从选本来看,南宋归入杂著的有拟书、榜、檄等骈文作品,明末清初则有拟教、呈、序、檄、约、疏、引、告文、弹文、乞文、上梁文、拟序、约言等。南宋的拟书、榜、檄,在明末清初的选本都有相类似的文章。明清之际杂著的范围明显扩大了,比宋代应用更广泛。

清代骈文家沈维材《樗庄文稿》卷十杂著,包括公呈、告示、会约、启等,启只有聘启一首^[36],而清初陈维崧、吴农祥、吴绮等骈文家的文集皆把启作为一类,收录大量启,《樗庄文稿》却只收录一首^⑥,编入杂著。反映了清代雍乾之时,启已经不像明末清初那么流行。

古代辨体方法和理论主要通过选本实现,《文章辨体》《文体明辩》皆选文以辨体。骈文选本从明末清初开始繁兴,推动骈文辨体深入和细化。首先,由骈文选本选录文类呈现明清之际骈文文类的分合和消长,觐见骈文风尚。如大量选录表、启、书等,实现对南宋通俗骈文文类的复兴;宋代流行的青词、乐语衰微,而新增骈体寿序、哀辞,成为骈文主要文类,借由选本变迁可看出寿序、青词等文类的发展演变历史。这些此前《文体明辩》等皆未涉及。其次,从选本选录情况可知文类的互渗和破体。如明末清初寿序和启流行,一些在别集里归入帐词、尺牍的文章,进入骈文选本后改题为寿序或启。强势文体对边缘文体的吸收,形成文体互渗现象。再次,通过骈文选本可知一些文类范围的变迁。如明清之际骈体杂著比宋代所涵盖范围更广。最后,骈文选本的分类选录提供了文类细分和界定根据。如书、尺牍和启的相互关系。

三、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审美思想的演变

从晚明开始,骈文这种注重形式美且偏重应用的文学样式契合了当时各阶层人士重视仪式感的需要,明清之际的当代骈文选本众多,并有诸多为写作骈文提供基础材料的书籍问世,这是明代后期随着市民阶层壮大和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通俗文学思潮的一部分。这些当代骈文选本表现出强烈的应世特点,在骈文思想上呈现出肯定骈文应用性和通俗性,此外,一些士人不满当时骈文选本的俗化以及作者的因袭拼凑、粗制滥造,主张向前代高雅骈文学习,以救治日益庸俗的骈文界,因此产生了以典雅为主的骈文选本。故骈文选本表现为通俗性和典雅性两种审美取向,与之对应出现了应世之文和传世之文的分野。明清之际是以通俗骈文审美思想为主,逐渐转向典雅骈文审美思想的时期。

(一)当代骈文选本:骈文的实用思想与通俗审美意识

自北宋中期文章散文化后,骈文和散文形成了大致明确的畛域,即散文多用于叙事、议论、抒情,而骈文则广泛用于应酬、仪式等应用方面。元明之际,骈文沉寂不显,明末清初骈文再度繁荣,在通俗骈文方面,主要表现在以“适用为美”的骈文实用思想和通俗审美意识。

第一,明清之际应酬、应世类的骈文选本大量问世,兴起以“适用为美”的骈文思想。《启隽类函》卷首邓溪《启隽类函序》云:“夫芝桂虽芳,不适烹饪之用;缟綦虽贱,而叶嫵婉之欢。苟以适用为美,奚必是古而

非今哉……万历丁巳中秋日萧曲山人邓溪撰。”^{[37]3-5}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溪提出骈文“适用为美”的思想,这是对当时日益流行的通俗骈文的一种总结和认可。

明末《四六全书》之《时物典汇》卷首来集之《时物典汇序》云:“然由博归约,有适于用,斯足贵耳。”^[38]来集之认为此书可贵之处是实用。《(张梦泽先生评选)四六灿花》卷首《四六灿花凡例》云:“四六之用,上自金门紫闼,下迄冷局散官,邈彼我之怀,申庆吊之悃,均所必藉。”^[39]《四六鸳鸯谱》卷首阴化阳《鸳鸯谱序》云:“四六者,通人已之情,缙绅家事上答下,尤为急用。”^[40]都强调骈文在仕宦、日常交际中的广泛应用,推陈骈文的实用价值。

当时急需大量骈文范文供参考,清初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云:“是集凡二十部,惟津要一部二美兼收,篇帙独繁。以此种文字,系身民社者政事殷繁,既不及拈毫穷索,即代庖幕府者,应酬纷杂,亦不暇逐字推敲。若非司选政者别开一径,使之便于采摘,不几蹙额呕心,以奚囊为苦海欤?”^{[41]623}《四六初征》津要部选录各级官员常用的骈文供幕僚和官员“采摘”,实用性非常明显。

清初,李之泐、汪建封辑《叩钵斋应酬全书》(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和《叩钵斋纂行厨集》(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都是为仕宦和日常交际而编的选本。在通俗骈文流行的时代,骈文的应世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叩钵斋四六春华》十二卷的封面左侧题:“骈俪一书,取其事之适用,贵乎种种无遗,若一类自成一刻,约收则得此漏彼,博收则难置行囊,此坊刻都无善本,是集分类备载,悉皆海内名家新构,识者珍之。”^[13]骈文以“适用”为主,强调其实用功能。

第二,骈偶句选本编纂日趋实用。大量骈偶句选本(骈偶类书)的编纂出版进一步推动骈文的应世和实用思想的传播。

凡是通俗骈文流行的时代,都需要相应的骈文类书供作者参考。南宋叶蕡编《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首吴奂然《四六丛珠序》云:“然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也。”^{[42]196}这是一部专门为骈文作者提供素材的对偶句选本。明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间,王明鳌、黄金玺从《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中辑录对偶句编成《宋四六丛珠汇选》十卷,“可为操觚含豪者之一助”^[43]。明末清初对偶句选本有章斐然辑《新刻分类摘联四六积玉》二十卷(明万历刻本)、游日章著《四六雕龙》八卷(明万历十四年刻本)、蒋一葵辑《尧山堂偶隽》七卷(明末刻本)、蒋一葵原纂及茅元铭重订《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隽》七卷(明木石居刻本)、许之吉辑《丽句集》六卷(明天启刻本)、何伟然汇纂《四六霞肆》十六卷(明胡正言十竹斋刻本)、胡吉豫辑《四六纂组》十卷(清康熙十八年刻本)等。

杨慎编《谢华启秀》八卷是明代比较早的对偶句选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提要》云:“盖偶然礼记,以备骈体之用。”^[44]正因为骈文写作的需要才催生了大量对偶句选本,而对偶句选本的出版传播反过来推动通俗骈文创作的日益流行。题钟惺辑注的《四六新函》封面左上云:“一名篇,一佳联,一择段,一典故。”^{[45]2}这部书采取《启隽类函》的编纂方法,不仅选录骈文,还选录散联(对偶句)和对偶段,将骈偶句选本和骈文选本糅合在一起,成为明清之际除骈文选本和骈偶句选本之外的第三种骈文选本类型,更便于作者模仿范文和使用对偶材料。不仅骈文本身实用功能扩大,骈文(骈偶)选本的实用性同样显著。

第三,交际和生活的礼仪性与骈文的形式美相契合。骈文作为“礼之文”,实用思想是重要表征。钟惺《四六新函序》云:“又事君使臣、朋友相遗,礼之文,不可废者也。故诰、表、笈、启,至今用之。”^{[45]4-5}“礼之文”伴随着诸多骈文文类,制造用于君对臣,表则用于臣对君,具有明确的礼仪特点。与礼仪活动更加密切的启类,举凡官员迁转、晋爵封赠、友朋馈赠、庆吊、诞子等皆可以用。其他如帐词用于庆祝,骈体寿序用于祝寿,而上梁文则在房屋建造方面上有使用,明清总集和别集中存有大量骈体帐词、骈体寿序、上梁文等。南宋吴奂然《四六丛珠序》云:“盖自螯扉之腾奏,鳞幅之往来,宾嘉之成礼,释老之余用,凡百僚之冗,万绪之繁,莫不班班具在。”^{[42]196}可见骈文应用范围之广。就佛教而言,建庙筹资则用募疏,迎接住持需要迎启。道教仪式亦用骈体,最著名的莫过于青词。古代仪式活动中常常伴随骈文创作,骈文被称为“礼之文”,充分反映其实用性的一面。

第四,明末清初骈文领域普遍存在通俗化审美意识,这与当时以“应世”为主的骈文选本的实用思想一致。《四六全书》《四六鸳鸯谱新集》《叩钵斋应酬全书》《叩钵斋四六春华》等都是选录当代骈文,编选的目的就是为当时作者写作骈文提供范本,面向的主要读者群是四六师爷,所选骈文本身虽有可观,然经过众

多人模仿后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弊端。骈文创作通俗化与明末以来的俗文学流行和市民群体扩大基本同步。

明清之际骈文选本虽然也标榜“精选”，但其编纂理念都是应世和酬酢方向。如明末刻本《启隽类函》卷首《启隽类函凡例十一则》谓：“近体自宰相部以下，各列其目……举其切用者，群分类聚，以便采择。”^{[37]6}《启隽类函凡例十一则》多次阐述选录原则，即“切用”，通俗骈文选本以“切用”“应世”等词表达通俗的审美意识。清初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云：“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41]623}应世骈文要“通融”“触类旁通”，即通俗化。明清之际骈文选家肯定通俗骈文的作用和价值，审视骈文的通俗化问题，阐释了骈文通俗之美。

(二) 前代骈文选本：骈文复古思想与典雅骈文批评

明末通俗骈文盛行之时，骈文的复古思想展现了骈文批评的另一面向。万历时李天麟辑《词致录》十六卷，选录晋至宋之骈文，卷首李天麟《词致录序》云：“嗟乎！孔子之言‘词达’也，将欲复乎三五之旧；而余之刻《词致录》也，至欲复乎四六之旧。”^{[46]171}李氏提倡学习前代骈文，以恢复“四六之旧”，是当时骈文复古思想的表现。

骈文之俗和雅是可以互动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本来通俗的骈文也会变成典雅的，如宋代人所作的表、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用词习惯下显得比较通俗，到明代后期，《四六法海》选录宋人表、启类作品就因为精选（篇数有限）和陌生（词汇和文化环境变化）而表现出典雅的特点。明末王志坚编《四六法海》选文从魏晋至元代，是部典型的前代骈文选本，其《编辑大意》云：“惟是俗学相传，有一种议论谓‘无用之书不必读，无用之文不必看’，果尔，则腐烂后场之外，皆可束高阁乎？不知今人所规摹之程墨皆从古人陶铸而出，熟读古人书，不知有几许程墨在也。”^{[34]13}王氏力主从古代骈文中学习写作技巧和知识，反对俗学，对当时流行的通俗骈文一概不录，这是明末骈文复古思想的代表，提倡典雅的骈文风格。

明清之际骈文的典雅批评预示着骈文审美的新动向，追求作品的典雅是古代文学批评的普遍理念，对骈文典雅美的审视是提高骈文质量和骈文文体价值的根本手段，为清代骈文尊体和骈文本质的认识开启道路。李天麟辑《词致录》卷首温纯《词致录序》云：“所谓取材于经、叶律以雅，非与？四六又何可少之……允矣作述无前，孰云四六非古……不然，存葩去实，语怪志诙，或涉说铃，终成画饼。雅道伤矣，文体谓何？皆是录之所不取也。”^{[46]173-174}温氏明确指出此选中存有“雅道”。《古今四六濡削选章》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卷首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叙》云：“不佞窃窃稟经酌雅，复有兹选。”^[47]选录唐宋启类文章，增补明代启类文章，是以前代为主、兼顾当代的骈文选本，实际上兼容了雅和俗两方面。李国祥此叙诸多观点甚至词句袭用温纯序。李氏仍然强调选文以“雅”为标准，追求骈文的典雅美。

清初沈心友提出骈文典雅清新的审美追求，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云：“是集概取典雅清新，凡旧刻陈言，一篇不载。”^{[41]622}这是明末清初骈文选本中比较少地提出这一审美取向的，虽然《四六初征》仍然选录大量当代骈文，但揭出“典雅”的审美追求，蕴含着骈文的典雅的传统的存在。

(三) 应世之文与垂世之文：骈文选本的二维分野

清初沈心友将骈文分为应世之文和垂世之文，大体对应于通俗骈文与典雅骈文，其《四六初征凡例》云：“四六有二种，一曰垂世之文，一曰应世之文。垂世者字字尖新，言言刻画，如与甲者，一字不可移易于乙，是也。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41]622-623}这也反映了时人对骈文功用的认识。《四六初征》本身即为应世而编，虽标榜“典雅清新”的审美风格，然所选文章基本上是仕宦和日常交际的应酬文字。

明清之际的当代骈文选本如《古今四六今集》《四六全书》《四六鸳鸯谱新集》《叩钵斋应酬全书》《叩钵斋四六春华》《四六初征》《听嚶堂四六新书》等皆为应世而选，所选骈文基本都是当时的范文，选录当代作品数量较多，存在因袭、冗滥、雷同等问题，表现为通俗化，可视作应世之文。而前代骈文选本如《词致录》《四六法海》《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和张应泰辑《古今四六古集》等所选大多是六朝、唐、宋时期的骈文作品，这些选本所选前代作品大多经过时间洗礼，且年代相对久远，所选录的作品数量亦有限，总体上显示出典雅的审美效果，可归之为垂世之文。

单从通俗骈文选本角度来看应世之文是不全面的,科举考试以及翰林院馆课等亦涉及诸多骈文文类,这些骈文作品创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出好成绩。与前揭当代骈文选本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应试骈文作品往往显得典雅一些,然因应试者大量的写作导致庸俗和冗滥,总体上可归入应世之文。

应试骈文是应世骈文的重要类别,李新芳《刻唐宋元名表序》云:“其于市刻时文则欲燔烧屏绝,不使眩其心目,盖以举业经书为圣功,而又恐其夺志也。故一以先进之文为准,公其有世道大防之心乎!”^[48]此序作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冬,为胡松编《唐宋元名表》所作。胡松督促士子向古代表文学习,让士子表文由俗趋雅。嘉靖二十六年,陈瓘辑《名家表选》八卷^[49],选唐宋表文作为范本,以复兴表之醇雅,避免陈腐冗滥之体。虽选文不同,然祈向则一。陈仁锡辑《皇明表程文选》八卷,崇祯六年刻本,该书选录正德至万历年间科场所作表文,与胡松辑《唐宋元名表》和陈瓘辑《名家表选》不同,所选录皆明代科场试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应试功能。从嘉靖到崇祯,表类选本所选由前代表转变为当代表为主,科举表文的“时文”性和应试性更加突出。

陈枚辑《凭山阁留青广集》十二卷,刊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选录诗、词、骈文、对偶句等,主于应酬实用。卷首陈枚《序》云:“此余《留青集》之不憚一而再,再而广也。虽然,犹有说,传世之书与制举之书,其体则一,其用则殊。经集子史,传世之书也;比偶帖括,制举之书也。外此则有风云月露之词、野乘稗官之句……其于酬酢往来、交际赠答之事皆无所取资焉……去无用以适有用。”^[50]将传世之书与制举之书对比,“比偶帖括”是制举之书,包括表类。这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科举应试之文乃时文,是应试所用,与传世之文不同。

翰林院庶吉士在实习期间写作大量馆课,馆课内容包括诸多骈文文类,如《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卷首《凡例六则》云:“论、表、策,馆阁鸿裁,士子津筏,故特详。”^[51]表皆骈文,其他文类如诏、册、诰、疏、笺、致语、韵语、檄、露布等亦包含大量骈文。功名的需要是应试骈文流行的主要原因。

宋代以来,在骈文领域存在雅俗之分,这也成为评价骈文的重要尺度,明清之际通俗骈文盛行,崇尚“适用为美”的骈文理念,同时典雅骈文亦潜流其中,复古典雅骈文的思想仍在,历经清康熙、雍正年间的过渡,最终在乾嘉年间,典雅骈文思想成为骈文主流,出现各种骈文派别,形成骈文正宗等理论,影响直到清末民国时期,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理论。

注释:

- ① 参见:奚彤云《论清代的骈文选本》,《古籍研究》2000年第3期(总第31期);吕双伟《清初四六选本略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总第53期);洪伟、曹虹《清代骈文总集编纂述要》,《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苗民《王世茂四六选本八种考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3期(总第161期);路海洋《论清初骈文选本的实用品性、审美意趣与尊体祔向》,《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36卷);武超、于景祥《清初骈体选本的编纂与清代骈文的复兴——以〈四六初征〉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22卷);张明强《论明清之际骈文的经典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41卷);张明强《明清之际骈文总集叙录》,《骈文研究》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
- ② 所谓通俗骈文,主要指在仕宦和日常交际中写作的骈文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是根据当时流行的骈文词汇和结构,借助已出版的骈文素材加工而成的,写作的目的是出于公务和交际需要,即应世之文,而不是经过精心构思、抒写真情实感且富于个性的骈文。当然,一些通俗骈文也有佳作传世。
- ③ 帐词,一作“幃词”,亦写作“障词”。帐词序又作“幃语”,如明代冒日乾《存笥小草》卷四《赠王大还父母简擢京兆别驾幃语并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将前面的序称为“幃语”,后面《喜迁莺》称“词”。兹主要考察帐词与启、贺序、寿序关系。
- ④ 李存(1281—1354)《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三《庆吴宗师降香南归帐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6页)是一首七言古诗,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一首帐词,没有序,当是帐词的最初形态。
- ⑤ 参见黄始辑评《听莺堂四六新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按,该书卷七汤显祖《豫章揽秀楼赋记》,《汤显祖诗文集》卷二七题《豫章揽秀楼赋(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83-991页),选本将此赋的序文单独摘出,改“序”为“记”。
- ⑥ 胡天游《石笥山房文集》卷三亦仅录启一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沈维材文集录启一首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清乾隆年间对启类通俗骈文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王应麟.(合璧本)玉海·辞学指南[M].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3805.
-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王铎.拟山园选集[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8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02-103.
- [4]黎元宽.进贤堂稿[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4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15-429.
- [5]彭元瑞,曹振鏞.宋四六选:卷首目录附曹振鏞:识[M].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 [6]王锡爵,沈一贯.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18 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154.
- [7]沈一贯.喙鸣文集[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7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03.
- [8]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M].晋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146.
- [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周本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77-368.
- [10]马朴.四六雕虫[M].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刻本.
- [11]黄始.听嚶堂四六新书[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35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12]李之泚,汪建封.叩钵斋应酬全书[G]//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 3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524.
- [13]李之泚,汪建封.叩钵斋四六春华[M].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
- [14]李渔.四六初征[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35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15]黄始.听嚶堂鞠苑英华[G]//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 52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88.
- [16]陈枚.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G]//陈德裕,增辑.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54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19.
- [17]侯一元.二谷山人集[G]//明别集丛刊:第 2 辑:第 91 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416-417.
- [18]张应泰.古今四六今集[M].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
- [1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16-1717.
- [20]杨慎.古今翰苑琼琚[G]//孙鑛,增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4 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359.
- [21]张铨.张忠烈公存集[G]//明别集丛刊:第 5 辑:第 26 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347-450.
- [22]唐寅.唐寅集[M].周道振,张月尊,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64-265.
- [23]瞿九思,等.四六狐白[M].李少渠,辑.明万历年间李少渠刻本.
- [24]沈维材.四六枝谈[M].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
- [25]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G]//明别集丛刊:第 4 辑:第 13 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545-571.
- [26]许以忠.精选分注当代名公启牍琅函[M].虞邦誉,注.明末金陵书坊王凤翔刻本.
- [27]蔡献臣.清白堂稿[G]//明别集丛刊:第 4 辑:第 56 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224-329.
- [28]李麟.虬峰文集[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3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29]陈翼飞.文俪[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25 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6.
- [30]班固.班兰台集[G]//《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 174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563.
- [31]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4.
- [32]徐师曾.文体明辩[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12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70.
- [33]叶棻,魏齐贤.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G]//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 426 种:第 4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3.
- [34]王志坚.四六法海[G]//《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 170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 [35]李日华.四六全书·四六类编[G]//鲁重民,增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 3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97-98.
- [36]沈维材.樗庄文稿[G]//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0 辑:第 2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284-296.
- [37]俞安期,等.启隽类函[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49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8]李日华.四六全书·时物典汇[G]//鲁重民,增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 3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

- [39]毛应翔,等.(张梦泽先生评选)四六灿花[G]//故宫珍本丛刊:第620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4.
- [40]阴化阳,苏太初.四六鸳鸯谱[G]//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3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592.
- [41]李渔.四六初征[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42]叶贇.圣宋名贤四六丛珠[G]//续修四库全书:第12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3]王明鳌,黄金玺.宋四六丛珠汇选:卷首王明鳌:宋四六丛珠汇选叙[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7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619.
- [44]永裕,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66.
- [45]钟惺.四六新函[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4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46]李天麟.词致录[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47]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9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3.
- [48]胡松.唐宋元名表[G]//《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5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388.
- [49]陈垲.名家表选[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
- [50]陈枚.凭山阁留青广集[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5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59-260.
- [51]王锡爵,等.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535.

Anthologies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rallel Prose Literature

ZHANG Mingq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election of parallel prose anthologies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parallel prose literature, expanded the discourse style of parallel prose, deepen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legance and vulgarity, and advanced popular and refined aesthetic criticism of parallel prose.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as a reselection of parallel prose genres in these anthologies: previously popular genres such as *biao* (inscription), *qi* (preface), *shu* (letter)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ere revived; *qingci* (lyrics) and *yueyu* (music language) from the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zhangci* (elegiac verse) from mid-Ming dynasty were marginalized; while new genres like *shouxu*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and *aici* (funeral orations) became dominant in parallel prose. The selection of parallel prose anthologies reflected interpenetration and division among different genres: *shouxu* expanded its functions to replace some *zhangci*, influential genre *qi* infiltrated into peripheral genres like *chidu* (ruler's edict) and *zhangci* with distinct roles for each genre - book writing had its own specialization. Parallel prosaist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ir works included both *pianti* (parallel fu poetry)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s covered broader scope than those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contemporary selections during Ming-Qing period embodied practical thoughts on parallel prose aesthetics and popular taste which were part of popular literary trends; whereas previous selections represented retrogressive ideas about reviving ancient styles along with refined criticism on elegant parallel proeses. This era marked a shift from emphasis on popular aesthetic thoughts towards refined ones regarding parallel prosaic works, paving way for later development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thology of parallel prose; distinguishing style of parallel prose; parallel prose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责任编辑:文新)